

綱鑑合編

第二冊

袁了凡
王凤洲
著

綱鑑合編

北京市中国书店

袁王綱鑑合編卷十

鹽城印鸞章校訂

東漢紀 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誅莽

略故能受劉軍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承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永盡焉

蕭王北
擊尤來
諸賊

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更始初諸賊並起各以軍容

并尤來四者賊之名也元氏漢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追至北平連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

果然失
吾名將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謹

蕭王即
皇帝位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

聽行至南平棘縣名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

攀龍附
鳳以成
其志

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

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縣名召馮異問

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疆華

伏符

姓名光武同舍生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漢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謂羣雄角立也易四七之際火爲主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

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位於鄴

兵故云四七之際又言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

南

光武後改爲高邑書即皇帝位

尹起莘

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遠

胡致堂

心光武起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讐除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

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伏符執以爲不可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請符

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尙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子盆

故式侯萌之子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被髮徒跣敝衣赭汗流

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二十四又按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立武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欲以職文用

馬衆不悅乃

初更始以伏湛勝九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宴然

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爲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

赤眉立劉盆子

伏堪

以全帝徵湛爲尙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爲司直名官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丁南湖

伏湛分俸祿以賑鄉閭督以安郡及事光武任內職典舊制諫止滎陽之兵收降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教化之首信乎爲名儒爲

真相矣然其先事賊莽爲繡衣執法豈非白璧之微瑕耶

赤眉入
長安

鑑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鑑初宛人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

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

平間爲密令

密縣屬鈞州今屬開封府

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

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

之而受乎

獨託辭也

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

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

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

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言雖遺棄於道人不拾之謂其

風俗淳也

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

以卓茂
為太傅
封褒德
侯

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

褒德侯按茂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義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智猶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為諒者耶

溫公而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榮陷敵之人懼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祚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丁南湖卓茂為令之政信乎循吏矣范史不以傳於循吏而以置子列傳蓋以漢室全才待之不以一縣令小之也及觀其乘馬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而茂心知其

近於仁隣於恕可謂善權衡者矣○范曄卓茂傳曰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隣於恕率斯

道也怨悔易其至乎

袁了凡亭長受饋卓茂不以律懲而以禮徐訓其民而曉之此所謂先有司教小過者

行者夫惡魚鱗而非高風乎或曰彼為亭長耳為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庶乎

國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

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車駕入洛陽幸

南宮遂定都焉

綱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張印等使謝祿縊殺之劉玄恭夜往收葬其屍帝詔鄧禹葬之霸陵

隗囂據天水

馬援大才晚成

殖財貴能賑施

資融據河西

悉封功臣為列侯

隗囂初成紀

縣名

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至長安後逃歸於天水

天水今改

復

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

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

彪子也

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 隗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

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

朴作模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

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

與生財利曰殖貴其能賑施也

賑音整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

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

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

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

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丙戌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

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且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

陰識辭
加爵邑

以宋弘
爲大司
空

宋弘離
席免冠

糟糠之
妻不下
堂

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
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爲親戚受賞非爲國人
計功也帝從之

國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
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貴譚頓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

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湖陽公主光武之姊鄧晨之妻也晨初喪故曰新寡也帝

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

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貧者食糟糠言嘗與共貧賤也不下堂不忍出之使下堂也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曄范

後漢書曰宋弘止繁聲
戒淫色其關雎之風乎

丁南湖

鄧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禮也按春秋魯僖公愛其女季姬使自擇配經文季姬及

當誨之以婦節貴之以夫喪適見其再婚則上以君命下以廷議可也夫何卽與共論朝臣使自

律之則光武不君而湖陽不婦矣宋弘念糟糠而却帝姊其真義夫也哉

彭寵反

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

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史略漁陽太守彭寵舉兵攻浮。浮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者。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

龍怒攻浮。轉急會耿况遣救而得脫。

綱封兄續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寇恂屈賈復

綱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綱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召陵今改鄆城縣屬開封府新息縣今改爲息縣屬汝寧府

綱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胡致堂

識此者或以賈復之事擬諸廉頗者。非也。廉頗之覺先起於頗相知降心。頗即引

建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帝前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聽其自
其錄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聽其自

善矣
釋則尤

王常
忠臣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
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
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馮異
鄧禹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
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元塗炭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塗炭故曰元元塗炭無所

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不軌謂陰謀反逆不道也營堡營堡城障小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

散其小民今就農桑壞其營堡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

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

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筆答之筆馬策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丁南湖

論將者不貴其才而貴其氣之足以御才不貴其智而貴其度之足以養智予
觀鄧禹初從光武才智所向靡不奏功及休兵北道以觀赤眉之敵此亦計之

得也光武欲急其功遂追進討乃致赤眉復入禹無以抗故不勝急情而敗兵壓北豈
非氣度之不能持守哉此何去非之所論所以深致惜於光武之任將鄧禹之得君也

立四廟
於雒陽

馮異大
破赤眉
於澠底

奮翼澠
池

東隅桑
榆

待劉盆
子以不
死

丁亥三年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微赤眉戰輒不利要馮異共
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尙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又以士卒饑倦
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麾
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氏

鄧禹以恂邑付之惜情叛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饑卒取
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成功不爲無罪也

立四親廟於雒陽

雒水本作洛成周洛陽光武以漢火
德忌水放去水加佳改爲雒字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

節侯

春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
郡尉回南頓令欽是爲四也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

萬人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昃日過中也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

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澠底澠何交反通作嶠山名也
縣東二嶠是也底下也帝降璽書

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回谿在澠池之北俗名回谿與
鄧禹共攻赤眉大戰于回谿敗績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

之東隅隅隙也東隅
日出處也

收之桑榆

桑榆木名謂晚也或作日入處也淮南
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

赤眉餘衆東

向宜陽漢縣名今
屬河南府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

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衆尙十餘萬人帝謂

倭鋒鋒倭

伏隆見
危授命

獨異威
行關中

蘇竟不
伐其功

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也危歸慈母也安

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也錚金聲也謂鐵傭中佼佼者也

佼佼姣好也傭中佼佼言凡庸之人稱為勝者賜樊崇等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丁南湖

創業中興之主以忠厚待敵人者其惟光武乎救淮陽救盆子而仁乎其所親

二月劉永

方永據東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遣伏隆使張步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

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

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

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隆後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隆湛之子也

陳延平

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時關中眾寇猶盛馮異且戰且行屯兵

上林苑中以擊豪傑不從令者威行關中

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况以陰降

劉歆孫襲為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說之仲况與襲降竟終不伐其功

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

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來歙使
隗囂

十二月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

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

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奉奏詣

闕帝報以殊禮

肘石有
玉璽

戊子四年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

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

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

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臨淮壽春皆縣名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丁南湖侯霸篤志好學守正奉公保江淮於王莽之末則世亂而其節能守條善政於光武之前則世治而其道能行范史論云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正斯

人之謂也蓋光武臨極首寵卓茂發一時賢傑庶侯登庸有如此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公孫子修飾邊幅

子陽井底蛙

帝王自有真才明勇敵略非人

十一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

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開侯反也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

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援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

天下雌雄未定。禽鳥之牝牡曰雌。喻勝負未決也。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與圖成

敗。反修飾邊幅。邊幅。修飾者也。布帛之修整邊幅也。如偶人形。刻木塗泥以象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如蛙坐井中。所見者小耳。莊子云。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而妄

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光武都洛邑。在天水之東。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

殿南廡下。祖幘坐迎。廡。堂下周屋也。應有巾帛曰幘。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謂囂與述也。今見

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

公孫述同縣。援述皆扶風茂陵人。少相善。猶相好也。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謂陳列兵戟於階陛之下。

以爲衛衛。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刺客謂陰謀以殺人簡易指光武岸幘迎笑也。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顧反也。乃也。說客謂掉舌以說人者。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自稱爲復稱。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符合。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指光武而言。

已丑五年。帝使來款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

事。謂囂見援問光武之事也。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

闊達多
大節

不義侯

以郭伋
爲漁陽
太守

龐萌可
託孤寄
命

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
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泥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用事法度又不喜飲酒
囂意不懌不悅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反更勝乎

胡致堂

其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同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

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蓋聖人從容中道
無所偏倚者也後世有狀人之偶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
爾○又曰無可無不可隨時變易之理聖人之能事也高祖雖曰長於從諫善於
趨時何足以語此馬援以是狀高帝非唯不識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也

彭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漢名奴爲蒼頭者服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

伯通之叛命于密之狀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置之法昭示法度反乃爵於
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則漢爵爲不足勸矣

吳漢耿弇等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

帝以郭伋爲漁陽太守伋乘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

匈奴遠跡戶口增倍

丁南湖

郭細侯初事世祖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
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厥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

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家貲
帝以榮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

龐萌社稷臣

班彪王命論

寶融決策東向

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鑑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廢或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因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河西漢之縣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是也寶融以為從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丁南湖班叔皮通儒之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隗囂即以歸漢勸囂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范史贊曰行復以歸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范史贊曰行

鑑寶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使辨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隴謂隗囂蜀謂公孫述以和合為從以威勢相脇為橫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名佗

也姓趙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等各起兵中國擾亂吾欲與兵自備會病甚自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為南粵也武王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

河西皆驚

耿弇平張步

有志者事竟成

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凡裂土以分諸侯其受封者各有分也有分土者謂立分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自適已事而已謂宜自謀順適已身之事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張步聞耿弇至使其將軍歷下歷下地名又分兵屯祝阿祝阿漢縣名今改爲禹城縣屬山東弇渡

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劇漢縣名今屬光縣屬山東弇至臨淄城出不意半日拔

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大破之是時

帝在魯今兗州曲阜縣古魯國也聞弇爲步所攻自往臨淄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

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

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

落難合落客倫疎闊也一云言不相入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

壽平壽漢縣名今改維縣屬山東萊州府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